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  
第三回 兩書生乘戲訪嬌姿 二姊妹觀詩送紈扇

詩： 悲觀離合總由天，不必求謀聽自然。

順理行來魂夢穩，隨緣做去世情圓。

坐懷柳下心無歉，閉戶魯男操亦堅。

年少莫教血氣使，當思色戒古人言。

說這杜開先與康汝平，雖是來到清霞觀裡，一心只把那玉覺舟係在心上，一個想的是那韓蕙姿，一個想的是那韓玉姿，竟把讀書兩字丟在一邊。

你看這杜開先，雖然做得個詩魔，還又帶了幾分色鬼，從到清霞觀中，並無吟哦誦讀之聲，恰有如癡如醉之態，沒一刻不把那女子和的幾句詩兒，口中念了又念，心中想了又想，竟沒一個了期。

康汝平見了，十分著意，便假意把幾句說話勸慰道：「杜兄，我與你是男子漢，襟懷海樣，度量廓如，喜怒哀樂，發皆中節。你可曉得那婦人家水性楊花，飄流無准，何曾有一點真心實意向人？今日遇著這一個，便把身子倒在這一個人身上；明日見了那一個，就把身子又倒在那一個人身上。你仔細想一想，世間女子可還有幾個如得卓文君的？」

我和你如今得這幽靜所在，正要把塵念撇開，精心奮發，兩個做些窗下工夫，習些正經事業，怎麼到把這兒女私情牽腸掛肚？」兩個唧唧噥噥，無休無歇。

杜開先道：「康兄，小弟豈不曉得，只是那個女子既肯以詩酬和，雖不十分著意在小弟身上，想來實有幾分意思。怎得渾身插翅，飛到韓府，與他再會一面，也不枉了那夜楊柳岸邊相會一番。」康汝平大笑道：「杜兄，美色人人好，這也難怪你。我適才說那幾句，雖只是強勉相勸，又何嘗不想著那幾個女子來？每日間硬著心腸，捱過日子，實不比杜兄心心念念得緊。」

杜開先道：「康兄，明日已是元宵佳節，我想韓相國府中必然張燈排宴，慶賞元宵，那些女子定在筵前承應。我和你便假看燈為由，倘天從人願，遇著那些女子，也未見得。」

康汝平道：「杜兄，世間湊巧的事往往有之，偏生我們終不然這等煩難。只是明日燈夜，這府中來往人多，我和你雖得見那女子，那女子那裡便認得我們，可不枉費了一番心機。小弟有個計較，我這巴陵城中，年年燈夜大作興的是跳舞那大頭和尚，不免將計就計，明日午後進城去，做五分銀子不著，弄下一副大頭和尚。待到上燈時候，央印幾個人敲鑼的敲敲的，上燈時候，我和你換了些舊衣服兒，混在那人叢裡，一齊簇擁到那韓相國府中去。料他那一班女子，都近前來瞧看。我兩人各把眼睛放些乖巧出來，認得是那一個人，然後挨向前去，乘機取便，只把兩三個要緊字兒暗暗打動他，自然解意，想起前情，決然有一個分曉。倘然天就良緣，佳期可必。杜兄，你道我這一個計較，也行得通麼？」

杜開先道：「康兄，你這個計較，其實妙得緊，便是諸葛軍師再世，也是想不到的。小弟還有一句請教，那亂紛紛多人的時節，還把兩三個甚麼字兒可打動他？」

康汝平笑道：「杜兄，你是個極聰明的人，那沒頭的文字都要做將出來，難道這兩三個字兒，便是這等想不起了？」杜開先頓然醒悟，笑了一聲道：「康兄，承教了。」

便轉身走了幾步，低頭想了一想，暗自道：「我杜開先果然也叫得一個聰明的人，難道那兩三個字兒，就再想不出一個好計較？我記得東匣中前日帶得一把紈扇在此，不免就把他舟中酬和詩句，將來寫在上面。明日帶到韓相國府中，倘得個空閒機會，就可乘便相投，卻不是好？」

思想停妥，連忙撇了康汝平，走進書房，開了東匣，就把紈扇取將出來，提起霜毫，果然把那一首酬和的詩兒寫上道：

草木知春意，誰人不解情。

心中無別念，只慮此舟行。

正要把筆放下，又想得起道：「呀！我杜開先險些兒又沒了主意。終不然只把這一首詩兒寫在上面，總然那女子見了，到底不知我的姓名，卻不是兩下裡轉相耽誤。待我就向旁邊寫了名字，那女子若果有心，後來必致訪著我的蹤跡。」這杜開先又提起筆來，果向那詩的後邊，又添上五個字：「巴陵杜尊題。」

寫完又念一遍，大歎一聲道：「紈扇，我杜開先明日若仗得你做一個引進的良媒，久後倘得再與你有個會面的日子，決不學那負心薄倖之徒，一旦就將你奚落。」說不了，只見那書房門「呀」的推將進來。

杜開先疑是康汝平走到，恐他看見不當穩便，連忙籠在衣袖中。轉身看時，恰是那伏侍的聾子，點了一枝安息香，走進房來。

杜開先笑道：「你這聾子，果然會得承值書房。明日待我回去府中，與老爺夫人說，另眼看顧你幾分。」

聾子回頭笑道：「大相公，小人自幼在書房中伏侍老爺，煮茶做飯，掃地燒香，並無一毫疏忽。多蒙老爺另加隻眼，果然與別人的看待不同。只是明日大相公高中了，就把老爺看顧小人做了樣子，抬舉做得管家頭目罷了。」

杜開先道：「這也容易。只怕你明日多了年紀，耳又聾，眼又瞶，卻怎麼好？」

聾子道：「大相公，小人也是這樣想。若還得到那個時節，就坐在書房裡，照管些事兒，吃幾年安樂茶飯，也儘夠了。」

杜開先道：「且到這個時節，自然不虧負你。我還有句話與你說，明日是元宵佳節，城中遍掛花燈，我欲與康相公同去看玩一番，你明日可早早打點午飯伺候。」

聾子道：「大相公，這個卻不勸你去那鬧元宵夜，人家女眷專要出去看燈，你們讀書人倚著後生性子，故意走去挨挨擠擠，闖出些禍來，明日老爺得知，卻不說大相公，到罪在我小人身上。」

杜開先道：「聾子，我聽你這幾句話兒，著實講得有理。諒來我與康相公兩個，俱是守分的人，決不去那邊惹禍。明日便進城去，也不回府中，只在大街左右看玩片時，少不得依舊出城，到梅花觀中歇了，後日早早便好轉來。只是你在書房中，夜來燈火謹慎幾分，強如把我相公掛在心上。」

聾子道：「大相公，小人雖是方才說那幾句閒話，一半為著大相公，一半卻為著小人自己。明日去不去憑你主意，只要凡事小心，早去早來，省得小人放心不下，明日又趕進城來。」

杜開先道：「你快去打點晚飯，再不要絮煩了。」

聾子轉身竟走，不多時便把晚飯拿出來。杜開先就同康汝平便把酒來吃了幾盞，然後吃飯，吃茶，又坐一會，各人進房收拾安寢不提。

次日，兩人早早吃了午飯。

杜開先吩咐聾子，小心看管書房，康汝平帶了家僮，一齊起身。離了清霞觀，過了鳳凰山，行了三四里，那裡得個便船。你看他兩個原是貴公子，從來嬌養，出門不是船就是轎馬，那裡有行路的時節？這日有事關心，又恐遲了，就如追風逐電一般。有詩為證：

心中無限私情事，兩足誰憐跋涉勞。

不趁此時施巧計，焉能海底獲金龜？

看看行了半個日子，還到不得西水灘頭。這正是：心急步偏遲。直到天色將晚，方才到得梅花觀中。

許叔清忙出迎，見了康汝平，便對杜開先道：「老朽前日卻聽不明白杜相公的話，原來同館的就是康二相公，好難得。」康汝平欠身道：「不敢。」

許叔清笑道：「二位相公今日匆匆回來，敢是要進城看燈麼？」杜開先也笑道：「不瞞老師，原是這個意思。」

許叔清道：「二位相公既要看燈，何不早來些？」

杜開先道：「起初原不曾有此意，吃午飯後，兩人一時高興，說起就來。又沒有船，只得步行，所以這時才到。老師在此，實不相瞞說，我兩人都不回家去了。且在這裡閒坐片時，待等上燈時候，換些舊衣服穿了，慢慢踱進城去看一看，不過略盡意興。即便轉來，就要老師處借宿一宵，明早就到清霞觀去。」

許叔清滿口應允道：「這個自然領教。今日元宵佳節，二位在此，卻不曾打點得些什麼好酒餚，老朽甚不過意。也罷，二位相公若不見罪，還有野菜一味，淡酒一壺，慢慢暢飲一回，然後進城。不識尊意如何？」

杜開先與康汝平齊答道：「我二人到此，借宿足矣，又要叨擾老師，甚是不通得緊的。」

許叔清道：「相與之中，理上當得的，說那裡話。」就吩咐道童，整治酒飯款待。

你看這杜開先，把這件事牢牢在心記著，就對康汝平道：「康兄，我與你今日之來，單單只為得這件事，到這裡好幾時，卻把那件事情反忘懷了。」康汝平會意道：「杜兄，正是那件要緊的東西，這時節卻打點不及。古人說得好：『有緣那怕隔重山。』只要有緣，自有湊巧的所在。但是那二三個字兒，到底要打迭得停當。」

正說得高興，那許叔清走來問道：「二位相公，還是吃了酒去看燈，還是只吃飯，看過燈來吃酒？」杜開先道：「康兄，想是這時城中火炮喧闐，花燈必然張掛齊整。若吃了酒飯去，恐怕遲了，我們不如看了轉來。」

康汝平道：「講得有理。」便起身換了衣服。

許叔清道：「二位相公既然先去看燈，老朽卻得罪了。今日乃三官大帝降生之辰，晚間還要做些功課，卻不得奉陪，只在這裡慇懃恭候便了。」

杜開先道：「這個不敢勞動老師，只留康相公家這位尊價在此等候一會就是。」兩人別了許叔清，遂起身走進城來。

恰可皓月東升，正是上燈時候，但見那：簇騰騰一路輝煌，光皎皎滿天星斗。六街喧鬧，爭看火樹銀花；萬井笙歌，盡祝民安國泰。迭迭層層，彩結的鼇山十二；來來往往，閒步的珠履三千。這正是：金吾不禁，玉漏停催，誰家見月能閒坐？何處聞燈不看來？

兩人看了一會，漸漸走到十字街頭，只見簇擁著兩行的人，拉下兩個寬大場子，一邊正在那裡跳著大頭和尚度柳翠，一邊卻在那裡舞著獅子滾繡球，節鑼擊鼓，好不熱鬧。

兩人看得有興，各自站在一邊。不多時，那後面一條小巷裡又擁出一伙人來。杜開先回頭看時，恰又是一起跳大頭和尚的。忽聽得中間有兩個人說道：「我們先到韓府中去。」杜開先聽了「韓府」二字，著實關心，便喚了康汝平，隨著那伙人一齊徑到韓府中。

只見那大門上直至中堂，處處花燈遍掛，銀燭輝煌，就如白晝。他兩個便混在人隊裡，挨身直到堂前，正是韓相國慶元宵的家宴。上面凜凜然坐著一位，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韓相國。左右兩旁還有幾個恭恭敬敬坐著的，就是他的弟男子姪。笙歌鼎沸，鼓樂齊鳴，流星滿空，火爆震地。又是這一班跳大頭和尚的，敲鑼擊鼓，滿城人都來逢場作戲。

杜開先與康汝平兩人到此，一心一念，只為這兩個女子身上，左顧右盼，前望後瞻，徘徊許久，並無蹤跡。心中頓覺愁悶，暗想道：「今日千籌萬算，得到這裡，也非常容易。」

倘若不得些影響，快快空回，必然害起病來，如何是好？」

正思慮間，見那圍屏後閃出兩個女子來，一個就是韓蕙姿，一個就是韓玉姿。

這康汝平不住睛偷覷幾眼，端的認不出那一個是前日撥琵琶的。

杜開先癡癡呆呆，看了一會，暗自道：「世間有這樣一對女子，就是嫡親姊妹，面龐也沒有這等相象得緊。不知那一個是前夜舟中酬和的？」你看，倒把個杜開先疑疑惑惑起來。

原來那韓玉姿那夜隔船酬和的時節，便是有些月色，朦朧之間，兩下裡面貌都不曾看得仔細，所以怪不得這一個全不認識，也怪不得那一個心下猜疑。就是那韓蕙姿，前日瞥見康汝平的時節，天色尚未昏暝，他卻看得幾分明在眼睛裡。驀然間在人叢裡見了，便覺兜上心來，連忙站出屏前，把秋波偷覷幾番。杜開無回轉頭來，見他有些情景，只道就是在舟中酬和的這一個，滿心歡喜，便又近前幾步，把袖中紈扇悄悄撒在韓蕙姿身邊。有詩為證：

侯門深似海，不與外人通。

昔日留情密，今宵用計窮。

崑崙難再見，紅綃豈重逢。

紈扇傳消息，姻緣巧妙中。

回轉身來，攜了康汝平的手，向人隊裡看。這些人跳的跳，舞的舞，站了好一會，方才與眾人同散出門。此時將及半夜，燈闌人靜，兩個說說笑笑，徐步踱出城來，竟到梅花觀中。許叔清還在這裡等候，見杜開先與康汝平走到，忙喚道童擺出肴饌來，三人暢飲不提。

說那韓蕙姿見人散了，剛欲轉身進去，只見屏前遺下一柄紈扇，便躡身拾起，藏在袖中，連忙走進房裡，正向燈下展開觀看。恰好那妹子韓玉姿推門進房，看見姐姐手中執著一把紈扇，便迎著笑臉道：「姐姐，好一把紈扇，卻是那裡來的？」韓蕙姿道：「妹子，你卻不知道，這把扇子休輕覷了他，卻來得有些湊巧。」韓玉姿笑道：「姐姐，我曉得了，這敢是老爺私自與你的麼？」韓蕙姿道：「妹子，人人說你聰明，緣何這些也不甚聰明。若是別家的老爺，內中或有些私曲。我家老爺待我姊妹二人，一般相似，並無厚薄。難道私自與得我，到沒得與你不成？不是這等說。這柄紈扇，恰是適才多人之際，不知是那一個掉下在圍屏後邊，偶然看見拾得的。」韓玉姿笑道：「你卻有這樣好造化，何不待妹子贈你幾句詩兒？」韓蕙姿道：「這個卻好，只是上面已題著詩了。」玉姿道：「姐姐，可借與妹子一看麼？」韓蕙姿便遞將過來。

韓玉姿展開，把前詩看了一遍，只見詩後寫著杜尊的名姓，驀然驚訝起來，心中想道：「好奇怪，上面這一首詩，分明是前日在玉覺舟對那生酬和的。我想這一聯詩句，並沒人曉得，不知甚麼人將來寫在這把紈扇上。看將起來，莫非那生就是杜尊？適才混入進來，探訪我的消息，也未可知。」

便對韓蕙姿道：「姐姐，你可曉得這扇上詩句是甚麼人題的？」韓蕙姿道：「我卻不知是誰。」韓玉姿道：「這就是杜尊題的。」

韓蕙姿想一想道：「妹子，杜尊莫非就是老爺時常口口聲聲慕他七歲能詩的麼？韓玉姿道：「姐姐，我想決是此人。終不然我巴陵城中，還有一個杜尊不成？」

韓蕙姿道：「妹子，這有何難，我和你明日就拿了這把扇子，送與老爺一看，便知分曉。」韓玉姿道：「姐姐所言，甚是有理。只恐這時老爺睡了。若再早些，就同送去一看，卻不是好。」韓蕙姿道：「妹子，他老人家眼目不甚便當，就是燈下，也十分不甚明白，只是明早去見他罷。」韓玉姿便不回答，遂與姐姐作別，歸房安寢不提。

次日早晨起來，他姊妹二人執了紈扇，殷懃勤走到後堂，送上韓相國道：「啟上老爺，昨晚在圍屏前，不知甚麼人掉下一把紈扇，是我姊妹二人拾得。上面寫有詩句，不敢隱匿，送上老爺觀看。」

韓相國接在手中，仔細一看，道：「果然好一把扇子，看來決不是個尋常俗子掉下的。」遂展開把那上面詩句，從頭念了一遍，便正色道：「好胡說！這扇上分明是一首情詩，句句來得蹺蹊。你這兩個妮子，敢到我跟前指東道西，如此大膽，卻怎麼說？」唬得他姊妹二人心驚膽戰，連忙跪倒，說道：「老爺，這樣講來，倒教我姊妹二人反洗不乾淨了。今日若是有了些甚麼不好勾當，難道肯向老爺跟前自招其禍？請老爺三思，狐疑便決。」

韓相國便回嗔作喜道：「這也講得有理。你兩個可快站起來，這果然是我一時之見，錯怪你們了。」

姊妹二人起身，站立兩旁。韓相國道：「玉姿，你可曉得扇上題詩的這個人麼？」

韓玉姿道：「我是無知女子，況在老爺潭府中，並不干預外事，那裡曉得扇上題詩這人？」韓相國道：「我方才說這把扇子，卻不是尋常人掉下。你道是誰？乃是杜翰林老爺的公子，喚名杜萼。他七歲的時節，便出口成章，如今不過十六七歲，城中大小鄉紳，沒一個不羨慕他。我亦久聞其名，不見其人。目下就是袁少伯的生辰，正欲接他來題一幅長春四景的壽軸。今既得他這把紈扇，就如見面一般。你可收去，用白綾一方好好包固，封鎖在拜匣裡。待我明日寫一個請帖，就將他送到那杜府中去，權為聘請之禮。」韓玉姿聽說了這幾句，正中機謀，便伸出纖纖玉筍，接了過來。韓相國還待吩咐兩句，只見那門上人進來稟道：「京中有下書人在外，候老爺相見。」

韓相國便走起身出去不提。

卻說這韓玉姿收了紈扇，別了姐姐竟到自己房中，慢慢展開，仔細從頭看了不了，遂歎一聲道：「杜公子，杜公子，你既存心於我，卻不知我在此間衣有心於你。畢竟自今以後，我和你不久就有見面的日子。只是教我全無一毫門路，可通消息，如何是好？我今有個道理在此，杜公子前日所吟詩句，我已明明牢記心頭，不免將機就計，就寫在這紈扇上，然後封固停當，待老爺明日著人送去，他見了時，必定欣然趨往。那時待我暗中偷覷，再把手語相傳。若得天意全曲，成就了百年姻眷，豈非紈扇一段奇功！」思想已決，正待展開，又想到：「且住！我那蕙姐姐，原是個奸心多慮的人，倘被他走來瞧破，正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倘有些風吹到老爺耳邊，不特惹是招非，卻不道一片火熱心腸，化作一團冰炭矣。」連忙起身拴了房門，再把文房四寶取將出來，低頭想了一會。

你看這韓玉姿，果然是一個聰明女子，前日杜開先寄詠的詩句，又非筆授，不過信口傳聞，緣何字字記得詳細，便輕輕提起筆來，向那紈扇上續寫道：

畫舫同依岸，關情兩處看。

無緣通一語，長歎倚欄杆。

寫畢，從頭念了一遍，端然字字無差。

便抽身取了一幅白綾，欲待包封，忽然又想起來，說道：「我想杜公子為著我身上，費了一片深心，分明暗贅姓名在上。若我只把詩句寫去，不下一款，教他懸空思念，依舊做了一場沒頭緒的相思。我也把名字寫在後邊，使他見了，便知道我留心於他的意思。」又提起筆來，向後寫道：「韓玉姿題。」寫畢，就把白綾包固停當。有詩為證：

柳陌逢邂逅，朦朧月滿舟。

面龐俱不認，情意各相投。

隔水通琴瑟，當窗互和酬。

有心求鳳侶，無計下魚鉤。

旦夕忘經史，癡迷難自由。

三餐渾棄卻，一念想風流。

紈扇留屏後，通名引路頭。

天緣真輻輳，煩惱可全收。

正要起身將來收拾在拜匣裡，只聽得房門外一聲咳嗽。

你看韓玉姿，霎時間牝暈生愁，倉皇無計，恐漏泄機關，反招煩惱，便輕輕把房門開將出來一看，四下裡並不見一個人影。猛自驚訝道：「這莫非是我老爺喚姊妹們來打聽我的消息，且待走到廳前看一看老爺下落就是。」便悄悄掩上門兒，正走到東廊下，驀然想起那把紈扇不曾收拾得，連忙又轉身來。進房一看，那裡見個蹤跡，竟不知什麼人拿去。

正在愁慮之間，只見韓蕙姿走近前來，迎著笑臉道：「妹子，老爺著我來，取你那把紈扇去，仔細再看一看。」韓玉姿卻回答不來，就將姐姐一把扯到房中。